水滸傳（70回本)/第0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上一回

水滸傳（70回本)
第四回　小霸王醉入销金帐　花和尚大闹桃花村
作者：施耐庵

下一回

【总批：智深取却真长老书，若云“于路不则一日，早来到东京大相国寺”，则是二回书接连都在和尚寺里，何处见其龙跳虎卧之才乎？此偏于路投宿，忽投到新妇房里。夫特特避却和尚寺，而不必到新妇房，则是作者龙跳虎卧之才，犹为不快也。嗟乎！耐庵真正才子也。真正才子之胸中，夫岂可以寻常之情测之也哉！

此回遇李忠，后回遇史进，都用一样句法，以作两篇章法，而读之却又全然是两样事情，两样局面，其笔力之大不可言。

为一女子弄出来，直弄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。及做了和尚弄下五台山来，又为一女子又几乎弄出来。夫女子不女子，鲁达不知也；弄出不弄出，鲁达不知也；和尚不和尚，鲁达不知也；上山与下山，鲁达悉不知也。亦曰遇酒便吃，遇事便做，遇弱便扶，遇硬便打，如是而已矣，又乌知我是和尚，他是女儿，昔日弄出故上山，今日下山又弄出哉？

鲁达、武松两传，作者意中却欲遥遥相对，故其叙事亦多彷佛相准。如鲁达救许多妇女，武松杀许多妇女；鲁达酒醉打金刚；武松酒醉打大虫；鲁达打死镇关西，武松杀死西门庆；鲁达瓦官寺前试禅杖，武松蜈蚣岭上试戒刀；鲁达打周通，越醉越有本事，武松打蒋门神，亦越醉越有本事；鲁达桃花山上，踏匾酒器，揣了滚下山去，武松鸳鸯

楼上，踏匾酒器，揣了跳下城去。皆是相准而立，读者不可不知。

要盘缠便偷酒器，要私走便滚下山去，人曰：堂堂丈夫，奈何偷了酒器滚下山去？公曰：堂堂丈夫，做什么便偷不得酒器，滚不得下山耶？益见鲁达浩浩落落。

看此回书，须要处处记得鲁达是个和尚。如销金帐中坐，乱草坡上滚，都是光着头一个人；故奇妙不可言。

写鲁达蹭匾酒器偷了去后，接连便写李、周二人分赃数语，其大其小，虽妇人小儿；皆洞然见之，作者真鼓之舞之以尽神矣哉。

大人之为大人也，自听天下万世之人谅之；小人之为小人也，必要自己口中戛戛言之，或与其标榜之同辈一递一唱，以张扬之。如鲁达之偷酒器，李、周之分车仗，可不为之痛悼乎耶？】

话说当日智真长老道：“ 智深，你此间决不可住了。我有一个师弟，见在东京大相国寺
住持，唤做智清禅师。我与你这封书去投他那里讨个职事僧做。我夜来看了，赠汝四句偈子，你可终身受用，记取今日之言。 ”智深跪下道：“ 洒家愿听偈子。 ”长老道：“ 遇林而起，遇山而富，遇州而迁，遇江而止。 ”鲁智深听了四句偈子，拜了长老九拜，【是宜三拜也，然而洒家不省得也，拜个不住则是九拜矣。或曰：若此则何不十拜？曰：十拜者数之辞也，九拜者不数之辞也，拜个不数，则是九拜也。】背了包裹
、腰包、肚包，藏了书信，辞了长老并众僧人，离了五台山，迳到铁匠间壁客店里歇了，【前所见间壁一家，写着父子客店也。】等候打了禅杖、戒刀完备就行。寺内众僧得
鲁智深去了，无一个不欢喜。【完从僧。】长老教火工、道人，自来收拾打坏了的
金刚、亭子。【完坏金刚、坏亭子。】过不得数日，赵员外自将若干钱来五台山再
塑起金刚，重修起半山亭子，【完新金刚、新亭子。】不在话下。

再说这鲁智深就客店里住了几日，【连日烂醉，不言可知。】等得两件家伙都
已完备，做了刀鞘，【又向戒刀上添出色泽来。】把戒刀插放鞘内，禅杖却把漆来
裹了；【又向禅杖上添出色泽来。】将些碎银子赏了铁匠，【前许不肯食言，亦表两件生活打得得意，盖文人笔，美人镜，亦犹是矣。】背上包裹，跨了戒刀，提了禅仗，【细。】作别了客店主人并铁匠，【了。】行程上路。过往人看了，果然是个莽和尚。【

亦在过往人眼中看出莽和尚三字来。】

智深自离了五台山文殊院，取路投东京来；行了半月之上，于路不投寺院去歇，【已受大创也。○隔江望见刹竿，便吃一吓，安肯复入这门来。】只是客店内打火安身，【此句夜饮。】白日间酒肆里买吃。【此句昼饮。】一日，正行之间，贪看
山明水秀，【写得鲁达文秀。】不觉天色已晚，赶不上宿头；路中又没人作伴，那
里投宿是好；又赶了三二十里头地，过了一条板桥，远远地望见一簇红霞，树木丛中闪著一所庄院，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。【伏一笔。】鲁智深道：“只得投庄上去借宿。”
迳奔到庄前看时，见数十个庄家，急急忙忙，搬东搬西。鲁智深到庄前，倚了禅杖，与庄客唱个喏。【俗本作打个问讯。】庄客道：“和尚，日晚来我庄上做甚的？”智深道：“洒家赶不上宿头，欲借贵庄投宿一宵，明早便行。”庄客道：“我庄今晚有事，歇不得。”智
深道：“胡乱借洒家歇一夜，明日便行。”庄客道：“和尚快走，休在这里讨死！”智深道：“
也是怪哉；歇一夜打甚么不紧，怎地便是讨死？”庄家道：“去便去，不去时便捉来缚在这里！”【庄主苦不可言，庄客已使新女婿势头矣，世间如此之事极多，写来为之一笑。】鲁智深大怒道：“你这厮村人好没道理！俺又不曾说甚的，便要绑缚洒家！”

庄客也有骂的，也有劝的。鲁智深提起禅杖，却待要发作。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来。鲁智深看那老人时，年近六旬之上，拄一条过头拄仗，走将出来，喝问庄客：“你们闹甚么
？”庄客道：“可奈这个和尚要打我们。”智深便道：“洒家是五台山来的僧人，【便不说过往僧人，鲁达亦有贼智耶？】要上东京去干事。今晚赶不上宿头，借贵庄投宿一宵。庄家那厮无礼，要绑缚洒家。”那老人道：“既是五台山来的师父，随我进来。”

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，分宾主坐下。那老人道：“师父休要怪，庄家们不省得师父
是活佛去处来的，他作寻常一例相看。老汉从来敬信佛天三宝。【佛者何也？天者何也？三宝者又何也？夫三宝者，佛法僧三是也。然则言三室，不得又言佛也。佛者，三界大师，所谓天中天也。然则言佛，不得接言天也。今混账云我敬佛天三宝，不知彼之所敬，为何等事耶？嗟乎！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。作者深哀其不达法相，故特于刘老口中，调侃出之，凡以愧之也。】虽是我庄上今夜有事，权且留师父歇一宵了去。”智深将禅杖倚

了，起身
唱个喏，【俗本亦作打个问讯。】谢道：“ 感承施主。洒家不敢动问贵庄高姓？ ”老人道：“ 老汉姓刘。此间唤做桃花村。【好村名，可谓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花矣。】乡人都叫老汉做桃花庄刘太公。【阿父桃花著名，令爱那不桃花坐命，皆作者凭空设色处。】敢问师父法名，唤做甚么讳字？ ”智深道：“ 俺师父是智真长老，【不惟源流明白，兼乃不背师长。】与俺取了个讳字，因洒家姓鲁，唤作鲁智深。 ”太公道：“ 师父请吃些晚饭；不知肯吃荤腥也不？ ”【着。○然只问荤腥，却偏不问酒，妙笔。】鲁智深道：“ 洒家不忌荤酒，【太公只问荤腥，智深忽然自增出一酒字，妙笔。】遮莫甚么浑清白酒都不拣选，【反先说酒。】牛肉
、狗肉，但有便吃。 ”【次补肉。】太公便道：“ 既然师父不忌荤酒，先叫庄客取酒肉来。 ”没多时，庄客掇张桌子，放下一盘牛肉，三四样菜蔬，一双箸，【箸先有了，却不见盏，妙笔。】放在鲁智深面前。智深解下腰包、肚包，【细。】坐定。那
庄客旋了一壶酒，【一壶妙，下一只盏子又妙。】拿一支盏子，【盏子方才来。○只一双箸，一只盏，亦必摇摆出鲁达好酒急情来，真正妙笔。】筛下酒与智深吃。这
鲁智深也不谦让，也不推辞，无一时，一壶酒、一盘肉，都吃了。【三四样菜蔬，原物不动，写五台山师父绝倒。】太公对席看见，呆了半晌。庄客搬饭来，又吃了。

抬过桌子。【只如此。】太公分付道：“ 胡乱教师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。夜间如若外面热闹，不可出来窥望。 ”智深道：“ 敢问贵庄今夜有甚事？ ”太公道：“ 非是你出家人闲管的事。 ”【先作一跌，妙绝。盖闲管尚非出家人本色，后文乃至赤条条坐新妇销金帐中，真绝倒之笔也。】智深道：“ 太公，缘何模样不甚喜欢？莫不怪洒家来搅扰你么？
明日洒家算还你房钱便了。 ”太公道：“ 师父听说，我家时常斋僧布施；那争师父一个。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，以此烦恼。 ”【八字奇文。】鲁智深呵呵大笑道：“ 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，这是人伦大事，五常之礼，何故烦恼？ ”太公道：“ 师父不知，这头亲事不是情愿与的。 ”智深大笑道：“ 太公，你也是个痴汉！既然不两相情愿，如何招赘做个女婿？ ”太公
道：“ 老汉只有这个小女，如今方得一十九岁，【六字奇文，写尽庄汉懵懂。】被此间有座山，唤做桃花山，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，【近来二字妙，照定李忠下笔。】【眉批：一路并不说出大王名姓，只用大王二字便生出许多妙语来，如引着大王句、大王摸进句、大王叫救句、劝得大王句、骑翻大王句、撇下大王句、大王扒出句、马欺大王句、驮去大王句，凡若干大王，犹如大珠小珠满盘迸落，盖自有大王二字以来，未有狼狈如斯之甚者也。】扎了寨栅，聚集著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，此间青州官军捕盗，禁他不得，因

来老汉庄上讨进奉，见了老汉女儿，撇下二十两金子，一疋红锦为定礼，选著今夜好日，晚间来入赘。老汉庄上又和他争执不得，只得与他，因此烦恼。非是争师父一个人。”【又答还一句。】智深听了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洒家有个道理教他回心转意，不要娶你女儿，如何？”【鲁达凡三事，都是妇女身上起。第一为了金老女儿，做了和尚。第二既做和尚，又为刘老女儿。第三为了林冲娘子，和尚都做不得。然又三处都是酒后，特特写豪杰亲酒远色，感慨世人不少。】太公道：“他是个杀人不贬眼魔君，你如何能彀得他回心转意？”智深道：“洒家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得说因缘，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。【前说有个道理回心转意，原欲以郑屠之法治之，只因老儿如何能够一句，便随口嘈出说因缘来，冒冒失失，为下文一笑。】今晚可教你女儿别处藏了。俺就你女儿房内说因缘，劝他便回心转意。”太公
道：“好却甚好，只是不要捋虎须。”智深道：“洒家的不是性命？【是鲁达语，他人说不出。○快绝妙绝，一句抵千百句。】你只依著俺行。”太公道：“却是好也！我家有福，
得遇这个活佛下降！”庄客听得，都吃一惊。【照前厮打，妙绝文情。】太公问智深：“再要饭吃么？”智深道：“饭便不要吃，有酒再将些来吃。”【前一壶酒，何足道哉！既要智深干事，定应再与痛饮。然在智深既不可自讨，在太公又不可直问。何则？若智深自讨，则太公惊喜奉承之意不见；若太公直问，则又不似敬重三宝之太公，所以待活佛去处之师父也。故作者于此，反复推敲，算出问饭来，而智深接口云：饭便不吃，酒再将来。一时宾主酬酢，如火似锦矣。】太公道：“有，有。”【二有字，写出太公分外惊喜奉承。】随即叫庄客取一支熟鹅，大碗将酒斟来，叫智深尽意吃了三二十碗。那支熟鹅也吃了。叫庄客将了包裹，先安放房里；【细。】提了禅杖，带了戒刀，【细。】问道：“太公，你的女儿躲过了不曾？”太公道：“老汉已把女儿寄送在邻舍庄里去了。”智深道：“引小僧新妇房里去。”【处处自称洒家，此独云小僧者，为新妇房里四字，合成妙语，以发一笑也。】太公引至房边，指道：“这里面便是。”智深道：“你们自去躲了
。”太公与众庄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。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掇过了；将戒刀放在床头，禅
杖把来倚在床边；【刘老女也？孙郎妹耶？何其房中甚似孙也？】把销金帐子下了
，脱得赤条条地，【销金账中赤条条一个和尚，奇文。】跳上床去坐了。

太公见天色看看黑了，叫庄客前后点起灯烛荧煌，就打麦场上放下一条桌子，上面摆著香花灯烛；一面叫庄客大盘盛著肉，大壶温著酒。

约莫初更时分，只听得【只听得。】山边锣鸣鼓响。这刘太公怀著胎鬼，【虽写怕极之语，然亦故作奇文。女儿做亲，丈人先怀鬼胎耶？】庄家们都捏著两把汗，尽出庄门外看时，只见【只见。】远远地四五十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一簇人飞奔
庄上来。刘太公看见，便叫庄客大开庄门，前来迎接。只见前遮后拥，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枪，尽把红绿绢帛缚著；【高兴。】小喽啰头上乱插著野花；【高兴。○此处特地写，非为新郎装幌，总为后文反映也。】前面摆著四五对红纱灯笼，照著马上那个大王：【红纱灯照出大王来，奇笔。】头戴撮尖干红凹面巾；鬓傍边插一枝罗帛像生
花；上穿一领围虎体挽金绣绿罗袍，腰系一条狼身销金包肚红搭膊；著一双对掩云跟牛皮靴；骑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。【高兴。】那大王来到庄前下了马。只见众小喽啰齐声贺道：“帽儿光光，今夜做个新郎；衣衫窄窄，今夜做个娇客。”【高兴。】刘太公慌忙亲捧台盏，斟下一杯好酒，跪在地下。众庄客都跪著。那大王把手来扶，道：“你是我
的丈人，如何倒跪我？”太公道：“休说这话，老汉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户。”那大王已有七
八分醉了，【已有七八分醉了。】呵呵大笑道：“我与你做个女婿，也不亏负了你。你的女儿匹配我，也好。”刘太公把了下马杯。【又是下马杯。】来到打麦场上，见了花香灯烛，便道：“泰山，何须如此迎接？”那里又饮了三杯，【又饮了三杯。】
来到厅上，唤小喽啰教把马去系在绿杨树上。【大王亲口分付，教把马系在绿杨树上，如何后遂忘之？○既来入赘，则非少顷便归者矣，据理定应把这马寄养在太公家槽里，今只为后文一笑，故有此一笔。】小喽啰把鼓乐就厅前擂将起来。【高兴。】

大王上厅坐下，叫道：“丈人，我的夫人在那里？”太公道：“便是怕羞不敢出来。”大王笑道：“且将酒来，我与丈人回敬。”那大王把了一杯，便道：“我且和夫人厮见了，却来吃
酒未迟。”那刘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劝他，便道：【趣语。】“老汉自引大王去。”拏了烛台，引著大王转入屏风背后，直到新人房前。太公指与道：“此间便是，请大王自入去
。”太公拏了烛台一直去了。未知凶吉如何，先办一条走路。【妙。】

那大王推开房门，见里面洞洞地。【绝倒。】大王道：“你看，我那丈人是个做家的人；房里也不点盏灯，
由我那夫人黑地里坐地。【做家的人乃至为贼所笑，哀哉！】明日叫小喽啰山寨里
扛一桶好油来与他点。”【明日回想此语，几成布施灯油。】鲁智深坐在帐子里都听得，

忍住笑不做一声。【七字无数情景。】那大王摸进房中，【六字奇文，大王字与摸字不连，大王摸字与房中字不连，思之发笑。】叫道：“ 娘子，你如何不出来接
我？你休要怕羞，我明日要你做压寨夫人。 ”一头叫娘子，一头摸来摸去；一摸摸著金帐子
，便揭起来；探一支手入去摸时，摸著鲁智的肚皮；【接连六个摸字，忽然接一个肚皮字，虽欲不笑，不可得也。○意在肚皮之下，不料乃吾师。】被鲁智深就势劈头巾带角儿揪住，一按按将下床来。那大王却待挣扎。【六字奇文，大王字与挣扎字不连。】鲁智深右手捏起拳头，骂一声：“ 直娘贼！ ”连耳根带脖子只一拳。【旧时本色。】那大王叫一声道：“ 甚么便打老公！ ”【此句情理所无，只是扯作趣语，以发一笑耳。】鲁智深喝道：“ 教你认得老婆！ ”拖倒在床边，拳头脚尖一齐上，【绝倒。○老公老婆，接口明快。】打得大王叫“ 救人！ ”【七字奇文，大王字与叫字不连，打字与大王字不连，大王叫救人字不连，打得大王叫救人字不连。】刘太公惊得呆了：只道这早晚正说因缘劝那大王，【捎带一句妙趣。】却听得里面叫救人。【只谓是和尚。】太公慌忙把著灯烛，引了小喽啰，一齐抢将入来。众人灯下打一看时，【众人眼中看出。】只见一个胖大和尚，赤条条不著一丝，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。【如火如锦。○骑翻大王，四字奇文，锦衣花帽大王背上驮着一个赤条条和尚，岂不怪哉！】为头
的小喽啰叫道：“ 你众人都来救大王！ ”【救字与大王字不连。】众小喽啰一齐拖枪拽棒入来救时，鲁智深见了，撇下大王，【撇下字与大王字不连。】床边绰了禅杖
，著地打将出来。【禅杖小小发个利市。】小喽啰见来得凶猛，发声喊，都走了。
刘太公只管叫苦。

打闹里，【三字绝倒。】那大王爬出房门，【六字奇文。大王字，爬字，房门字，从来不曾连也。】奔到门前，摸著空马，【是空马。】树上析枝柳条，【不必折枝柳条也，恐读者忘却前文马系绿杨树句，故借此提之，以为一笑也。】托地跳在马背上，把柳条便打那马，却跑不去。【奇文。】大王道：“ 苦也！这马也来欺负我！ ”【也来二字妙，隐隐藏一句骂在内。犹言秃驴欺负我可也，何至空马也来欺负耶？】再看时，原来心慌，不曾解得缰绳，【奇文。】连忙扯断了，骑著产注
：手字旁产。马飞走，出得庄门，大骂刘太公：“ 老驴休慌！不怕你飞了去！ ”把马打上两柳条，拨喇喇地驮了大王山上去。【驮字妙绝，言非大王尚能骑马，马驮大王还山耳。】

刘太公扯住鲁智深，道：【是。】“ 师父！你苦了老汉一家儿了！ ”鲁智深说道：“ 休怪无礼。【言赤条条也。○只四字，亦非鲁达说不出。】且取衣服和直裰来，

洒家穿了说话。”【如此笔力，真是心闲手敏。】庄家去房里取来，智深穿了。太公道：“我当初只指望你说因缘，劝他回心转意，谁想你便下拳打他这一顿。定是去报山寨里大队强人来杀我家！”智深道：“太公休慌，俺说与你。洒家不是别人，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。为因打死了人，出家做和尚。休道这两个鸟人，便是一二千军马来，洒家也不怕他。你们众人不信时，提俺禅杖看。”【为禅杖出色写一句。】庄客们那里提得动。【为禅杖出色写。】智深接过手里，一似捻灯草一般使起来。【为禅杖出色写。○非是鲁达儿气，新禅杖实实得意耳。】太公道：“师父休要走了去，却要救护我们一家儿使得！”

智深道：“恁么闲话！俺死也不走！”【鲁达语。】太公道：“且将些酒来师父吃——休得要抵死醉了。”【太公语。○无计留君，只得是酒，然醉了动撞不得，又要公何为哉？二句无数曲折，妙绝。】鲁智深道：“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，十分酒便有十分
的气力！”【鲁达与武松作一联，此等语俱要牢记，与后武松对看。】太公道：“恁地时，最好；我这里有的是酒肉，只顾教师父吃。”

且说这桃花山大头领坐在里，正欲差人下山来打听做女婿的二头领如何，【捎带。】只见数个小喽啰，气急败坏，【四字奇文，一字不可更易。○头上野花都不见了，谓之败坏也。】走到山寨里，叫道：“苦也！苦也！”大头领连忙问道：“有甚么事，慌做一团？”小喽啰道：“二哥哥吃打坏了！”大头领大惊。正问备细，只见报道：【八字过得快，便令文字省了多少。】“二哥哥来了！”大头领看时，只见二头领红巾也没了，身上绿袍扯得粉碎，下得马，倒在厅前，口里说道：“哥哥救我一救！．．．”只得一句。【画出绝倒。○只得一句四字，画出气急败坏人，俗本恰失此四字。】大头领问道：“怎
么来？”二头领道：“兄弟下得山，到他庄上，入进房里去，叵耐那老驴把女儿藏过了，却教一个胖大和尚躲在女儿床上。【和尚女儿，述来一笑。】我却不提防，揭起帐子摸一摸，吃那厮揪住，一顿拳头脚尖，打得一身伤损！那厮见众人来救应，放了手，提起禅杖，打将出去，因此，我得脱了身，拾得性命。哥哥与我做主报仇！”大头领道：“原来恁地。你去房中将息，我与你去拿那贼秃来。”喝叫左右：“快备我的马来！”众小喽啰都去。大头
领上了马，绰枪在手，尽数引了小喽啰，【非写大哥气愤，正写和尚了得。】一齐呐喊下山来。

再说鲁智深正吃酒哩。【神笔。○此老岂浅斟细酌者哉，一个大王去，一个大王来，而犹在吃酒，则酒量为何如也？俗笔便要说是时鲁某，又吃了二三十碗酒矣。】庄客报道：“山上大头领尽数都来了！”智深道：“你等休慌。洒家但打翻的，你们只顾缚了，解去
官司请赏。取俺的戒刀出来。”【禅杖先前直打出来，戒刀还在房中，细妙无双。】鲁智深把直裰脱了，拽扎起下面衣服，跨了戒刀，大踏步，提了禅杖，出到打麦场上。只见大头领在火把丛中，【如画。○读者至此，又忘是夜间矣，忽提四字醒之。】一骑马抢到庄前，马上挺著长枪，高声喝道；“那秃驴在那里？早早出来决个胜负！”智深大怒，骂道：“腌臢打脊泼才！叫你认得洒家！”【此语照耀下文，有七玲八珑之妙。○与后史进文一样作章法。】轮起禅杖，著地卷起来。那大头领逼住枪，【能。】大叫道：“和尚，且休要动手。你的声音好厮熟。【与后史进文一样作章法。】你且通个姓名。”【奇文。】鲁智深道：“洒家不是别人，【七玲八珑语。】老种经相公帐前提辖鲁达的便是。【便是二字妙，七玲八珑语。】如今出了家做和尚，唤作鲁智
深。”【如今二字妙，七玲八珑语。】【眉批：有得说姓名藏头露尾，此处偏叙得快爽者，正为李忠认得作势也。】那大头领呵呵大笑，滚下马，撇了枪，扑翻身便拜，道：“哥哥，别来无恙？可知二哥著了你手！”鲁智深只道赚他，托地跳退数步，【好。】把禅杖收住；【好。】定睛看时，【好。】火把下，【妙绝。】认得不是别人，【李忠认得鲁达，鲁达却不记得李忠者，所谓卿自难记，非鲁达过也。】却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教头打虎将李忠。原来强人“下拜”，不说此二字，为军中不利；只唤作“翦拂”，此乃吉利的字样。【何以知之？】李忠当下翦拂了，起
来扶住鲁智深，道：“哥哥缘何做了和尚？”【要问。】智深道：“且和你到里面说话。”刘太公见了，又只叫苦：“这和尚原来也是一路！”【百忙中下此一笔，妙绝，遂令行文曲折之甚。】

鲁智深到里面，再把直裰穿了，【精细之笔。】和李忠都到厅上叙旧。鲁智深
坐在正面，【好看。】唤刘太公出来。那老儿不敢向前。智深道：“太公，休怕他，他是俺的兄弟。”那老儿见说是“兄弟”，心里越慌，又不敢不出来。【妙妙，曲折之甚。】李忠坐了第二位；太公坐了第三位。【好看。】鲁智深道：“你二位在此：【不伦不类，说出四字。○以地主言之，则智深与太公是二位，李忠则强盗也。以江湖言之，则智深与李忠是二位，太公则闲人也。今偏从智深口中，说李忠太公做一路，写得鲁达天空海阔，豪杰圣贤，触之则菩萨亦须吃刀，顺之则狼虎抱之同卧，真为神化之笔也。】俺自从渭州三拳打死了镇关西，逃走到代州雁门县，因见了洒家斋发他的金老。那老儿不曾回东京去，却随个相识也在雁门县住。他那个女儿就与了本处一个财主赵员外。和

俺厮见了，好生相敬。【亦复不忘。】不想官司追捉得洒家甚紧，那员外陪钱【感恩语。】送俺去五台山智真长老处落发为僧。洒家因两番酒后【四字儒雅。】闹了僧堂，本师长老与俺一封书，教洒家去东京大相国寺投了智清禅师讨个职事僧做。因为天晚，到这庄上投宿。不想与兄弟相见。【轻轻二字，说来可笑，可谓不以玉帛，而以兵戎矣。】

却才俺打的那汉是谁？【因亲及亲，有此一问，恩深义重。】你如何又在这里？”【要问。】李忠道：“小弟自从那日与哥哥在渭州酒楼上同史进三人分散，次日听得说哥哥打死了郑屠。我去寻史进商议，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。【于无意中补出史进，却又不甚明白，真有熠耀之妙。】小弟听得差人缉捕，慌忙也走了，却从这山下经过。却才被哥哥打的那汉，先在这里桃花山札寨，唤作小霸王周通，那时引人下山来和小弟厮杀，被我赢了他，留小弟在山上为寨主，让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；以此在这里落草。”智深道：“既然兄弟在此，刘太公这头亲事再也休提：【鲁达语，何等爽直。】他只有这个女儿，要养终身；不争被你把了去，教他老人家失所。”【真正佛说因缘经，是非强盗之所知也。】太公见说了，大喜，【方才大喜。】安排酒食出来【黄昏整备未用，故来得快。】管待二位。小喽啰们每人两个馒头，两块肉，一大碗酒，【皆黄昏所备筵席。】都教吃饱了。太公将出原定的金子缎疋。【精细。】鲁智深道：“李家兄弟，【叫得亲切。】你与他收了去。【爽直。】这件事都在你身上。”【爽直。○真是看得天下无难事。】李忠道：“这个不妨事。且请哥哥去小寨住几时。刘太公也走一遭。”【奇语。○为要当面决绝亲事，故特放此一句，不然则亦作别太公矣，然读者以为大奇。】

太公叫庄客安排轿子，抬了鲁智深，带了禅杖 、戒刀、行李。【细。】李忠也上了马。太公也乘了一乘小轿。【奇景，却不道丈人来也。】却早天色大明，【可见忙了一夜。】众人上山来。智深，太公来到寨前，下了轿子。李忠也下了马，邀请智深入到寨中，向这聚义厅上，三人坐定。【周通未出，太公不妨坐，及后请出周通来，太公只立了不坐，都妙。】李忠叫请周通出来。周通见了和尚，心中怒道：“哥哥却不与我报仇，倒请他来寨里，让他上面坐！”李忠道：“兄弟，你认得这和尚么？”周通道：“我若认得他时，须不吃他打了。”李忠笑道：“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说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便是他。”【不必更出名字，已自震雷贯耳。】周通把头摸一摸，叫声“呵呀 ！”扑翻身便翦拂。【写出平日贯耳。】鲁智深答礼道：“休怪冲撞。”三个坐定，刘太公

立在面前。【叙得妙，有文有理，其此句之谓矣。盖太公此来，止为要了当亲事耳，若亦坐下，则将令周通、李忠，椎牛宰马，管待太公耶？】鲁智深便道：“周家兄弟，【叫得亲切。】你来听俺说。刘太公这头亲事，你却不知。【真正因缘，强盗何知。】他只有这个女儿，养老送终，奉祀香火，都在他身上。你若娶了，教他老人家失所，他心里怕不情愿。【此句又带一曲，可谓善说因缘矣。】你依著洒家，把他弃了
，【放过太公，揽归自己，既压之以不得不从之势，又善化其不能相忘之心，粗卤如鲁达，有此曲折语，益见其妙也。】别选一个好的。原定的金子缎疋将在这里。你心下如何？”【要知此句不是软语，正是硬语，周通见不是头，所以折箭也。】周通道：“并听大哥言语，兄弟再不敢登门。”智深道：“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。”【再勒一句，妙绝。○爽快是鲁达天性，此偏多用勾勒，乃愈见其爽快，妙绝。】周通折箭为誓。【鲁达非此不信，非周通性直也。】刘太公拜谢了纳还金子缎疋，自下山回庄去了。【完刘太公。】

李忠、周通，杀牛宰马，安排筵席，管待了数日。引鲁智深，山前山后观看景致。果是好座桃花山：【强盗岂会游山耶，只为乱草一句耳。】生得凶怪，四围险峻，单单只一条路上去，四下里漫漫都是乱草。【伏一句。】智深看了道：“果然好险隘去处！”住了几日，鲁智深见李忠
、周通，不是个慷慨之人，作事悭吝，只要下山，两个苦留，那里肯住，只推道：“俺如今
既出了家，如何肯落草。”李忠，周通，道：“哥哥既然不肯落草，要去时，我等明日下山，但得多少，尽送与哥哥作路费。”次日，山寨里面杀羊宰猪，且做送路筵席，安排整顿许多
金银酒器，设放在桌上。【好笑。】正待入席饮酒，只见小喽啰报来说：“山下有两辆车，十数个人来也！”李忠
、周通见报了，点起众多小喽啰，只留一二个伏侍鲁智深饮酒。两个好汉道：“哥哥，只顾
请自在吃几杯。我两个下山去取得财来，就与哥哥送行。”分付已罢，引领众人下山去了。

且说鲁智深寻思道：“这两个人好生悭吝！见放著有许多金银，却不送与俺；直等要去
打劫得别人的，送与洒家！这个不是把官路当人情，只苦别人？【骂尽千载。】洒
家且教这厮吃俺一惊！”便唤这几个小喽啰近前来筛酒吃。方才吃得两盏，跳起身来，

两拳
打翻两个小喽啰，便解搭膊做一块儿捆了，口里都塞了些麻核桃；【何处得来？】便取出包裹打开，没紧要的都撇了，只拿了桌上的金银酒器，都踏匾了，拴在包裹；胸前度牒袋内，藏了真长老的书信；跨了戒刀，提了禅杖，顶了衣包，【数笔看他折叠无数。】便出寨来。到山后打一望时，都是险峻之处，却寻思道：“洒家从前山去时，一定吃
那厮们撞见，不如就此间乱草处滚将下去。”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，望下丢落去；又把禅杖
也撺落去；却把身望下只一滚，骨碌碌直滚到山脚边，【爽快，自是天性。】并无伤损，【伤损容亦有之，然说他则甚，则不如并无伤损之干净也。】跳将起来，寻了包裹，跨了戒刀，拿了禅杖，拽开脚步，取路便走。

再说李忠 、周通，下到山边，正迎著那数十个人，各有器械。【妙笔。○不因此句，则两条好汉取十数个客人，何须一刻工夫，鲁达如何做得许多手脚。今特地放此一语，便不免挺刀相斗，腾那出工夫来，为鲁达偷酒器之地，盖非世人所知也。】李忠、周通，挺著枪，小喽啰呐著喊，抢向前来，喝道：“兀！那客人，会事的留下买路钱！”那客人内有一个便捻著朴刀来斗李忠，一来一往，一去一回，斗了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【是好一回工夫矣。】周通大怒，赶向前来，喝一声，众小喽啰一齐都上，那伙客人抵当不住，转身便走，有那走得迟的，早被搠死七八个，劫了车子财物，和著凯歌，慢慢地上山来；【慢慢妙，又好一回工夫也。】到得寨里打一看时，只见两个小喽啰捆做一块在亭柱边，桌子上金银酒器都不见了。周通解了小喽啰，问其备细：“鲁智深那里
去了？”小喽啰说道：“把我两个打翻捆缚了，卷了若干器皿，都拿去了。”周通道：“这贼秃不是好人！倒著了那厮手脚！却从那里去了？”团团寻踪迹到后山，见一带荒草平平地都滚
倒了。周道看了，道：“这秃驴倒是个老贼！这般险峻山冈，从这里滚了下去！”李忠道：“
我们赶上去问他讨，也羞那厮一场！”周通道：“罢，罢！贼去了关门，那里去赶？——便赶得著时，也问他取不成。【是。】倘有些不然起来，我和你又敌他不过，后来倒难厮
见了；不如罢手，后来倒好相见。【非真写周通图着后日也，盖为如此便足矣，定要去讨，如何了结故也。】我们且自把车子上包裹打开，将金银段疋分作三分，我和你各提一分，【于偷酒器者，优劣如何？】一分赏了众小喽啰。”李忠道：“是我不合引他

上山，折了你许多东西，我的这一分都与了你。”【于偷酒器如何？】周通道：“哥哥，我和你同死同生，休恁地计较。”【于偷酒器如何？】看官牢记话头：这李忠、周通，自在桃花山打劫。【洒家记得。】

再说鲁智深离了桃花山，放开脚步，从早晨走到午后，约莫走了五六十里多路，肚里又饥，【四字为后一回眼目，牢牢记之。】路上又没个打火处，寻思：“早起只顾贪走，不曾吃得些东西，却投那里去好？．．．”东观西望，猛然听得远远地铃铎之声。鲁智深
听得道：“好了！不是寺院，便是宫观；风吹得檐前铃铎之声。酒家且寻去那里投奔。”

不是鲁智深投那个去处，有分教：

半日里送了十余条性命生灵；一把火烧了有名的灵山古迹。

直教：

黄金殿上生红焰，碧玉堂前起黑烟。

毕竟鲁智深投甚么寺观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